

珠三角外向型制造业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机制 以广州市狮岭镇皮具产业为例

薛德升¹, 林 韬², 黄耿志¹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州 510275; 2. 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 香港 999077)

摘要: 作为世界城市化发展中的普遍现象, 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一直是研究重点。以广州狮岭皮具产业为例, 以非正规工厂和临时工为对象, 研究了外向型制造业中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机制。研究认为: 正规企业为满足产品生产和降低成本的需求而采取的生产分包模式是非正规部门形成的根本因素; 正规企业劳动保障的缺失与工人对自由轻松的工作方式的追求促使工人转入非正规工厂和临时工市场, 推动了非正规部门的发展; 当地宽松的管制环境为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全球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对非正规部门的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研究支持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认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是相互联系的关系, 是产业经济发展中有利的组成要素。非正规部门不是劳动者进入正规部门的“跳板”, 而是他们逃避正规经济过度剥削的“避难所”。最后讨论了有关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劳动者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非正规部门; 非正规工厂; 临时工; 制造业; 珠江三角洲; 广州狮岭镇

DOI: 10.11821/dlyj201404010

1 引言

非正规部门的概念自1972年由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以来得到长期和广泛的学术关注, 形成了丰富但具有争议的研究成果^[1,2]。其中, 关于非正规部门形成原因的争论出现了不同理论派别^[3]。二元论认为, 非正规部门是分离于正规部门之外的传统、落后和贫困经济, 主要由以下经济和人口因素产生^[4-7]: ①工业化不足导致的就业机会缺乏; ②人口自然增长和农村劳动力流入造成的城市劳动力过度供给, 由此导致剩余劳动力因找不到正规工作而被迫选择非正规就业。在二元论看来, 非正规部门虽缓解了失业问题, 但作为劳动者进入正规部门的“跳板”, 是发展的阶段性现象, 将伴随工业化的充分发展而消失^[8]。

近30年来,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非正规部门不但没有消失, 反而得到快速增长^[9]。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以Portes、Castells和Sassen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它批判了二元主义观点, 认为非正规经济与正规经济存在相互作用的结构联系, 主张使用非正规经济一词, 而不是暗含二元性的“部门”概念。该理论认为, 非正规经济是新时期资本主义灵活积累机制的结构性产物^[10,11]。例如, 正规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和市场风

收稿日期: 2013-07-22; 修订日期: 2014-01-2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30747, 41320104001)

作者简介: 薛德升(1969-), 男, 山西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经济地理与城市规划。

E-mail: eesxds@mail.sysu.edu.cn

通讯作者: 黄耿志(1986-), 男, 广东人, 博士, 主要研究兴趣为城市化与非正规部门、全球化与世界城市。

E-mail: hhhgz@126.com

险将生产任务分包给非正规部门便是这一机制的表现。非正规经济被理解为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体现了劳工状况、工作条件、企业管理形式和工作性质。新自由主义转向是这个积累机制得以顺利运作的政治经济基础,特别是政府管制的放松使工会力量遭到削弱,为资本灵活利用劳工扫除了制度障碍^[12,13]。由此产生的另一结果是,工作本身变得更加不稳定和剥削化,而工人为了反对苛刻的工作条件,开始转入非正规的自雇佣就业^[14-16]。因此,非正规经济的繁荣内生于经济重构的过程,而不只是就业机会短缺的问题。非正规经济与现代正规经济并存,而不是伴随工业化的发展而消失。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全球生产网络把不同企业整合入产品生产体系的过程中,非正规经济也以各种形态(如血汗工厂、小作坊、临时工)卷进各个生产环节中,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灵活积累机制的一部分^[17-19]。

与经济全球化相平行的另一过程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行,如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化措施的实行,其构成了非正规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发展的制度背景^[20,21]。伴随经济的市场化和开放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大量非正规经济现象。据估计,2004年非正规经济总产值占GDP比重达到1/3,非正规就业占城镇就业比重达到58.7%^[22]。国内相关研究认为,非正规就业主要是过度供给的城市劳动力和有限的就业机会造成的结果,前者主要由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和国企改革造成,后者因为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资本密集化导致的就业弹性下降^[23-26]。这与二元论的看法类似。一些研究注意到户籍制度导致的就业歧视与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关系^[27],二元土地制度与城中村非正规经济的关系^[28,29],非正规就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30]以及农民工求职过程的非正规渠道^[31]。总体上,这些研究对新马克思主义注意到的经济非正规化因素缺乏关注,因而对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意义的认识有限。本文以广州狮岭皮具产业为例,对制造业中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机制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回应二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加深对非正规部门有关政策的认识。

2 案例、概念与研究方法

狮岭镇位于广州花都区北部(图1),距广州市中心34 km,面积为160 km²,有“中国皮具之都”之称。狮岭皮具产业园区面积为20 km²,是全国最大的皮具产销与原辅料集散中心。2010年,正规皮具生产企业达7200多家,从业人员达30万人,皮具产量达6亿多个,产值超过180亿元,其中有70%出口至海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此有“世界皮具看中国,中国皮具看狮岭”之说。狮岭皮具产业集群是一个集原辅料供应、生产、加工与销售于一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典型的外贸型产业。

学界对非正规部门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32,33]。这里采用受到较多认可的概念,即非正规经济是指在类似经济活动受到规制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下,那些未受规制的收入创造活动^[10]。相应地,正规经济是指处于政府管制框架以内的经济活动。值得指出的是,非正规经济与非法经济存在的本质差别,即非正规经济的生产和运输过程是非法的,但最终产品是合法的,而非法经济的产品是非法的(表1)。从外延看,非正规经济涵盖了非正规部门(如非正规工厂)与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经济活动(如正规企业雇佣临时工进行生产)。但这个定义仍然存在难以确定正规与非正规之间边界的问题,因为政府对经济的规制内容繁杂,且与发展阶段和国家背景紧密相关。例如,把未全部履行劳动法、但在其他方面均合

法的企业归为非正规部门可能不适合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国情。本文所指非正规部门或经济从是否注册和签订合同与否两方面界定,在本案例中包括生产和劳动两方面:①非正规工厂,指未进行工商注册的生产加工企业;②非正规劳动者,指未与企业签订合同,按日从事生产活动取得收入的临时工。正规部门则指经工商注册的企业,包括产值2000万以上、员工数量超过百人的大中型生产企业和员工数量只有几十人或十几人的小型生产企业。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调查的质性研究方法。对非正规工厂厂主的访谈使用最大差异化的目的性抽样方法,访谈样本覆盖了18种不同类型的加工部门,样本数量为30个。由于非正规劳动者流动性大、不稳定,调查采用了机遇式抽样方法,共访谈了38个临时工。此外,访谈了6位正规生产企业的管理人员和1位狮岭投资服务办公室主管人员。为深入了解非正规部门的生产加工与临时工市场的运作特征,作者在一些工厂亲自参与生产活动,并以临时工的身份亲身经历企业招聘的过程。

3 非正规部门在全球皮具生产体系中的位置

狮岭镇是一个通过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和会展经济的发展而走向全球的地区^[34]。从作用主体看,狮岭产业全球化体现在国际品牌企业、国际贸易公司和本土自主品牌企业 with 全球皮具市场之间的经济联系活动(图2)。国际品牌企业和国际贸易公司主要从事研发与销售,不直接生产产品,选择将生产订单分包给大中型生产加工企业,从而使本地生产活动与全球市场建立了联系。本地品牌企业通过在拉丁美洲、中东、非洲等海外市场设立销售点或经销商的方式进入全球市场。一些较大规模的本地品牌企业自身承担全部或大部分的生产任务,而另一些则与国际品牌企业类似,专注于产品研发设计、管理和销售,将生产任务外包给大中型生产企业。这些生产企业将部分订单分包给小型生产企业和非正规工厂;接包的小型企业又继续将一些工序分包给非正规工厂,从而出现了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之间的层级分包关系。正是通过这样的分包关系,非正规部门参与了全球皮具产品生产的分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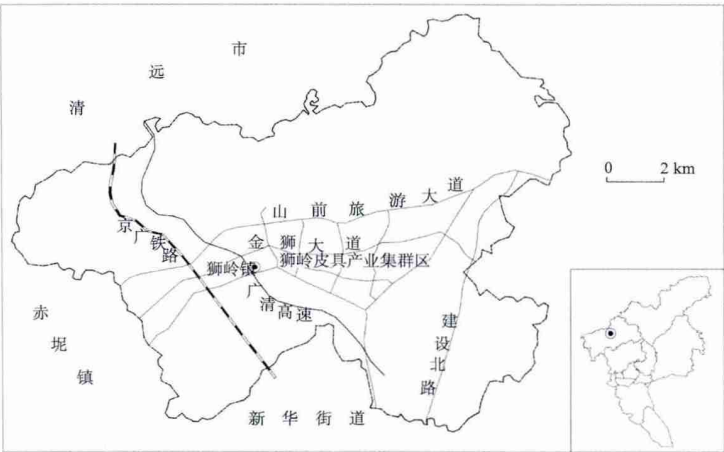


图1 狮岭皮具产业集群的地理位置
Fig.1 The location of Shiling leather industrial cluster

表1 正规、非正规和非法经济的区别
Tab. 1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ormal, informal and illegal economies

生产和运输过程	最终产品	经济类型
+	+	正规
-	+	非正规
+或-	-	非法

注: +代表合法, -代表非法; 引自文献[10], 作者译。

另一方面,全球皮具市场的不稳定性常常使生产企业面临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状况,为此他们往往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雇佣临时工来满足生产任务增大的需求。这些临时工也因此伴随全球皮具市场的变化而被周期性地卷入全球生产分工和资本积累过程中。下面分别对非正规工厂和非正规劳动力的特征和形成机制进一步展开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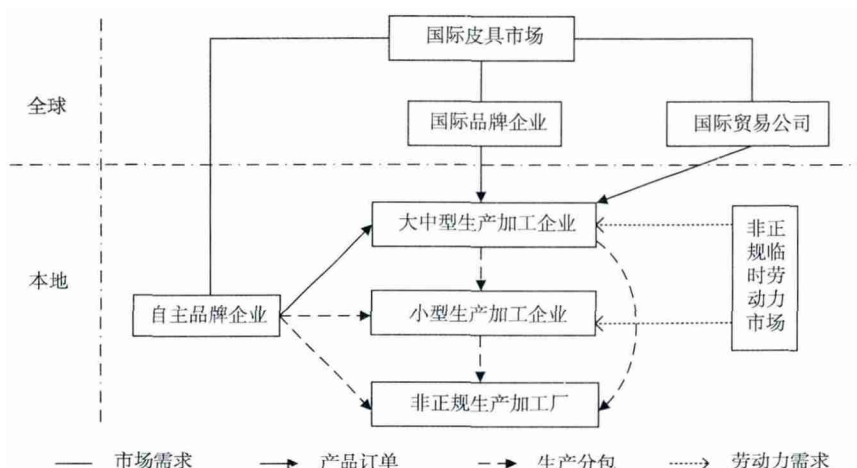


图2 非正规部门在全球皮具生产分工体系的位置

Fig. 2 The role of informal sectors in global division of leather production

下面分别对非正规工厂和非正规劳动力的特征和形成机制进一步展开分析。

4 非正规工厂的形成发展

4.1 非正规工厂的基本特征

狮岭镇非正规皮具加工厂数量大约有1500家,相当于正规生产企业数量的20.8%(表2)。根据对296家非正规工厂的摸查和工厂厂主的访谈数据,发现非正规工厂具有以下特征:①类型多而功能单一。有超过16种分别承担不同生产工序的加工厂,它们只承担众多工序中的一项或两项,如电脑绣花、五金加工。②规模小。多数工厂仅20~30 m²,有些加工部门(如手工编织)甚至没有店面,用住家或路边空地作为加工地点;员工数量以3~4名为主,最多不超过10名,最少为1~2名。③家庭为主、亲缘乡缘为辅的组织模式。63%的工厂由家庭成员共同经营,23%的工厂除了家庭成员外,还雇佣存在亲戚或同乡关系的少数员工作为帮手。此外是一些松散的自组织合作经营模式。例如,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手工编织团队,都是来自安徽同一小镇的妇女。这个团队没有固定的老板和员工,谁接到编织订单谁就是暂时的老板,然后由团队成员共同完成编织任务。④低成本。用以加工的机械设备成本低,一些加工部门(如编织、油边)甚至不需机械,技术要求低,没有各种税费造成的制度成本。⑤计件收入。所获生产订单均按件或尺、码等计价,并已形成了统一的计价标准。⑥生产活动不规律。皮具市场的周期性使非正规工厂在旺季(10月至过年期间)赶货时常常需要通宵工作,而淡季无订单时(特别是4~5月)非常清闲。

4.2 非正规工厂形成发展的动力因素

4.2.1 非正规工厂内生垂直分离和弹性的生产过程 皮具产品特殊的生产工序促使企业必须采取垂直分离化的生产组织模式,以减少生产和运营成本。非正规工厂凭借专门化的生产能力和低廉的价格在这个模式承担特定工序的生产任务,以此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首先,在皮具产品生产中,不同工序的工作量差异使企业无法对某些工序进行定工

表2 狮岭镇三类皮具生产加工企业的规模

Tab. 2 The profile of leather factories in Shiling leather industrial cluster

	数量 (家)	比例 (%)	产值 (亿元)	比例 (%)	劳工数量 (万人)	比例 (%)
大中型生产企业	1500	17	80	62	10	57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210	2.4	50	38	5	28
小型生产加工企业	5700	66	50	38	7	40
非正规生产加工厂	1500	17	-	-	0.6	3

注：根据狮岭政府、狮岭皮革皮具产业研究中心提供的资料及与狮岭政府官员的访谈综合估算得到。

定岗，而只能选择分包给非正规工厂来完成。以刀模加工为例，它是所有皮制品生产中必需的前期工序，但一批订单（即一个款式）只需要一套刀模，并且只需几天时间就能制作完成，如果企业雇佣刀模制作工人，那么在刀模工序完成后，这些工人将长时间处于闲置状态，导致用工成本的提高。

其次，皮具制品款式多样且变化迅速，而不同类型的产品具有不同的生产工序，中小型企业难以针对所有类型的产品来配备各种机械设备和部门。它们一般配备常用的生产设备，当所接订单包含自身不能完成的加工工序时，便选择外包给专门的非正规工厂。以电脑绣花为例，它不是皮制品的必需工序，只针对部分手袋制品生产时所需，故企业将该工序分包给非正规绣花厂，避免因配置相应设备，导致在订单不需要该工序时出现资源浪费。上述提到的手工编织团队也正是在企业需要编织工序而又不宜设置相应部门的条件下，逐渐自发形成的非正规生产组织。由于颇具规模和专业能力，该团队在狮岭皮具生产的手工编织工序领域具备了良好的信誉。

第三，市场不稳定性是外贸导向型皮具产业的另一重要特征，要求生产企业具备弹性生产的能力，非正规工厂构成了这种生产模式的一部分。由于订单数量季节性变化大，中小型企业为了降低风险，常常根据淡季的订单量来配置生产设备，到旺季时则将无法按时完成的生产任务外包给非正规工厂。以五金加工、折边、直角、车线等工序为例，多数生产企业都会配备相应的加工部门，但订单数量变化与款式差异使这些工序的工作量变化幅度极大。当所接订单超出自身生产能力时，企业便将部分工序任务分包给专门的非正规工厂。局部而言，这些非正规加工厂分担了正规企业的风险，受市场周期性影响而处于波动的经营状况，但整体而言，它们为整个产业集群的灵活运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2.2 苛刻的工作状况迫使工人转入非正规工厂 在全球商品价值链中，许多正规皮具生产企业处于较低端位置，压低工资成为它们维持成本竞争力的主要手段，结果助推了非正规工厂的发展。虽然在正规企业工作的技术性工人获得相对较高的工资，但很大一部分非技术性工人的工资仍然较低。而且工人每日常常需要工作高达12个小时，一个月休息仅1~2天，即使在大型企业也只有4天。低收入和过度劳累的工作模式迫使一些工人选择离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凭借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开办非正规工厂，一部分则受雇于非正规工厂。在受访的30家非正规工厂中，87%的厂主表示比进入正规工厂从事类似的生产活动获得更高的收入，70%的厂主表示获得相对较多的自由时间。受雇于非正规工厂的工人也表示实现了收入与自由兼得的生活方式，这对妇女而言尤其重要。她们中的一位说：如果我进入工厂工作，我的小孩就完全无人照顾。如果我完全不工作，只靠我老公一个人的工资，又挺拮据。所以就来跟她们合伙开了这个小店，可以赚点补贴家用和照顾小孩老公。此外，一些非正规工人可以将生产任务带回家，自由安排时间完成，只要按时交货

即可,而这在正规工厂是不可能的。但与此同时,这些工人的经济地位和收入状况变得相对低下和不稳定。

4.2.3 宽松的管制环境为非正规工厂存在提供了可能 在计划经济时期,任何处于国家管制之外的经济活动都不可能,因而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的市场化、开禁私营经济等政策是当前非正规经济得以形成的基础。与西方发达国家由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导致的管制放松不同,非正规经济在中国存在的宏观背景应理解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管制缺失。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的默许态度则为非正规经济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可能。虽然狮岭当局一直对无证照企业采取取缔的态度,但大量的非正规工厂仍然繁荣发展,原因在于皮具产业是狮岭经济的主导和重点发展产业,当局对它们的存在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非正规工厂不仅没有造成社会和经济危害性,而且也是产业体系中不可剥离的一部分。受访工厂主表示,他们没有办理相关证件,只需每月缴纳卫生管理费。宽松的管制环境不仅为非正规经济的生存提供了土壤,也降低了它们的制度成本,从而有利于整个产业集群成本竞争力的维持。

5 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发展

狮岭皮具产业的非正规劳动者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在正规生产企业中未与企业签合同、缺乏社会保障但工作固定的工人,这在珠三角地区中较为普遍,现有研究有较多关注;二是上述非正规工厂中的就业者;三是未与企业签合同、按日从事生产活动的临时工,这是狮岭皮具产业中非常独特的非正规就业现象,也是本文所关注的非正规劳动力。

5.1 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

大量的临时工自发集聚于狮岭产业集群北部、阳光南路口(图3),形成了独特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从规模看,2002年开始形成时仅有上百人左右。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急剧增长,最多时达到3000~4000人,形成规模庞大的“临时工集市”,映衬着当时的经济景象。最近一两年基本维持在1000多人的规模,以男性劳动者居多,女性极少。受皮具产品季节性的影响,临时工市场上半年人数相对较少,下半年或年尾的时候人数较多。

从类型看,临时工分为长期、间歇性和短期三类(表3)。长期临时工占多数,其中有75%从事临时工已超过1年。间歇性临时工是工人在企业无生产任务时的一种兼职就业方式。短期临时工是辞工后暂时未找到合适工作的劳动者。

从运作过程看,临时工一般在每天7点半开始集中,等待企业前来招工。企业招聘者陆陆续续开车过来招人,一般是3~4座的小轿车,招工多的话是8~9座的面包车。临时工在询问招工类型,并谈妥工资后,便坐上车到工厂开始为期一天的工作。据调查期间的观察,每个小时约有200~300个临时工早上进入工厂、晚上离开工厂。上述招工的情景一直持续到上午11点,当招工车越来越少时,没找到工作的工人才慢慢散去。

5.2 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形成发展的动力因素

短期临时工产生的原因较为简单,即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工作,为了生计不得不以临时工作为过渡,这与二元主义认为的非正规就业是由失业造成的观点一致。与此不同,比例较大的长期性和间歇性临时工的产生有更复杂的原因。

5.2.1 临时工满足了企业应对不稳定的全球皮具市场的需求 全球皮具产品款式变化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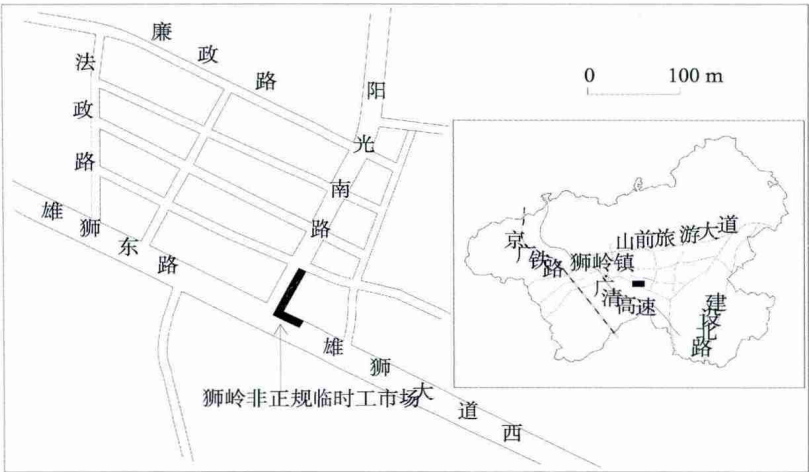


图3 狮岭临时工市场的地理位置

Fig. 3 The location of informal labor market in Shiling leather industry

表3 狮岭皮具产业集群中临时工市场中的工人类型 (N=38)

Tab. 3 The categories of workers in informal labor market of Shiling leather industrial cluster

类型	比例 (%)	特 征
长期临时工	74	临时工是长期的就业选择
间歇性临时工	16	在厂里有工作,由于目前厂里没有生产任务,出来做临时工,弥补工资收入
短期临时工	10	临时工只是短期选择,现在正在寻找合适的工作,找到后将不再作临时工

需求量波动的特征导致企业所获订单数极其不稳定，从而无法确定用工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降低风险往往选择保持较低水平的固定用工数量，在订单量增加时，通过雇佣临时工来满足生产任务增加的需求。这使当地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分割为固定工和临时工两部分。企业对临时工的普遍需求成为长期临时工产生和增长的根本因素。在无生产任务时，企业的固定工对弥补收入的需求则促成了间歇性临时工的产生。简言之，临时工市场是皮具产业集群内部对劳动力的灵活需求产生的结果，它如同一个“蓄水池”，满足了企业灵活用工和应对产品市场变化的要求。临时工市场的功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表现得更为清楚。当时许多企业大幅度地缩减用工规模来应对危机，但随着危机的复苏，订单数量出现反弹，用工需求急剧增长，企业一时间难以通过一般渠道及时雇得劳动力，当时临时工的存在为企业在短期内缓解用工短缺问题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5.2.2 劳动权益保障的缺失使工人倾向于从事临时工 临时工市场的另一促成因素来源于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的问题。在长期临时工中，有93%在企业当过固定工，但因无法忍受工厂的过度剥削而主动成为临时工。当问及为何不进厂做固定工而做临时工时，长期临时工常常提到“拖欠工资”、“辞工难”、“老板黑”等之前在工厂的遭遇。一位曾经在工厂干了3年的临时工说：“一两个月不发工资是常事，有时甚至好几个月不发工资。我最后在的那个厂两个多月没发工资，早上还见到老板，晚上突然老板就跑了，我和我老婆两个人的工资有1万多就那样亏了。厂里的设备一点都不值钱，总共就值几千块钱，所以根本就不敢再进厂。”工人还常常因辞工而损失被扣做为押金的工资，有时他们去争取要回这份工资，却遭到工厂保安的暴力阻止。对他们而言，进厂找一份固

定工不难,难的是获得一份有权益保障的工作。相比之下,从事临时工却相对有保障。一位临时工说:打临时工不怕老板不给钱,而且就算不给,我也就损失一天的工资。而且现在这里的临时工挺团结的,上次一个老板不给钱,第二天来招人时车就被大家抬翻了,所以老板们都一般不敢不给。在一定意义上,临时工市场的存在是工人应对企业剥削和政府劳动保障监管不足的结果。

5.2.3 临时工满足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由生活的追求 新世纪以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城市农民工的主体。与老一代相比,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一代农民工具具有不同的受教育水平、社会认知、工作生活期望和行为方式,吃苦耐劳程度相对较低,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和改善生活现状^[35]。因此,在面对缺失的劳动就业保障时,新生代农民工更易于用脚投票来表达不满。在狮岭长期临时工中,近一半人提到追求轻松自由的生活是他们离开工厂、从事临时工的主要原因。他们不满于当前在工厂当固定工的现状,太累、不自由、工作时间长是最为常见的评价。如一位受访临时工说:厂里管得太严了,经常都要加班,很累,而且老板、组长还经常吼你。工资又低,每天只有60~70块,现在做临时工至少都有90~100块,一个月做20天就比工厂里好。而且我不想做时就可以休息,比厂里轻松自由多了。然而,相比固定就业,临时工虽然有相对自由的时间,且在民工荒时期甚至还能获得更好的收益,但其收入稳定性失去了保障,随时有可能陷入失业和贫困的境地。

5.2.4 金融危机进一步推动了临时工的增长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狮岭临时工市场的形成产生了催化剂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①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皮具市场萎缩和欧美国家设立了技术性贸易壁垒,企业产品订单减少,出口难度加大。虽然一些大型皮具企业通过大力开拓发展中国家和国内等新兴市场来应对危机,但大多数中小型企业却不得不关闭工厂,导致大量农民工失去了工作而不得不转入临时工市场。而且当时老板突然跑路的现象在狮岭特别严重,许多农民工因此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对工厂失去了信任而不再愿意或不敢进厂工作。②金融危机期间,订单量比往常更加不规律,时有时无,时多时少,企业为降低风险选择保持尽量小的用工规模,并雇佣临时工来灵活应对生产任务的增减,从而增加了对临时工市场的需求。

6 结论与讨论

狮岭皮具产业集群中的非正规部门由皮具产业系统、工人对工作质量的诉求与当地管制环境三类因素及与此相关的企业、工人和政府三种行为主体共同作用而形成(图4)。首先,皮具产业经济系统内在的产品工序多样化和市场不稳定性特征,要求生产企业采取垂直分离和弹性的生产组织模式,这对非正规工厂和非正规劳动力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需求,是非正规部门存在的根本因素,也是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发生联系的基础。其次,企业劳动保障的缺失与工人对自由轻松的工作质量的追求推动劳动者离开正规工厂,转入非正规的工厂或劳动力市场,从而推动了非正规部门的发展;第三,当地政府对非正规工厂的默许及对企业用工形式的弱管制,为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提供了环境基础。此外,全球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对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具有催化的作用。就其意义而言,一方面,非正规部门是产业集群运作的有机组成要素,在全球产品生产系统中发挥了必要的分工作用。另

建立一个不与企业挂钩、而直接针对劳动者本身的社会保障体系。总之,应当认识到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面临的不完全是失业问题,还有以非正规方式获取收入的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Rakowski C A.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the informal sector debate: A focus on Latin America, 1984-1992. *World Development*, 1994, 22(4): 501-616.
- [2] Williams C C, Round J. Re-thinking the nature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Some lessons from Ukra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7, 31(2): 425-441.
- [3] 黄耿志, 薛德升. 国外非正规部门研究的主要学派. *城市问题*, 2011, (5): 85-90. [Huang Gengzhi, Xue Desheng. Main theoretical schools of the informal sector research. *Urban Problems*, 2011, (5): 85-90.]
- [4] Moser C O N. Informal sector or petty commodity production: Dualism or dependence in urban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1978, 6(9): 1041-1064.
- [5] Tokman V 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in the Latin American periphe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1989, 31(1/2): 23-47.
- [6] Chaudhuri S. Rural-urban migration, the informal sector, urba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polici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4(3): 353-364.
- [7] Chukuezi C O. Urban informal sector and unemployment in Third World cities: The situation in Nigeria. *Asian Social Science*, 2010, 6(8): 131-138.
- [8] Sanyal B. The urban informal sector revisited: Some notes on the relevance of the concept in the 1980s. *Third World Planning Review*, 1988, 10(1): 65-83.
- [9] Schneider F. The size of shadow economies in 145 countries from 1999 to 2003.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2005, XI(2): 113-129.
- [10] Castells M, Portes A. World underneath: The origins, dynamics and effects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Portes A, Castells M, Benton L A. *The Informal Economy: Studies in Advanced an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1-37.
- [11] Sassen S. The demise of Pax Americana and the emergence of informalization as a systemic trend. In: Faruk Tabak, Michaeline A Crichlow. *Informalization: Process and Structure*.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89-115.
- [12] Portes A, Sassen S. Making it underground: Comparative material on the informal sector in western market econom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7, 93(1): 30-61.
- [13] Portes A. Neoliberal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Emerging trends and unanticipated fact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7, 23(2): 229-259.
- [14] Aguilar A G. Metropolitan growth and labor markets in Mexico. *Geojournal*, 1997, 43(4): 371-383.
- [15] Whitson R. Beyond the crisi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l work in urban Argentina.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Geography*, 2007, 6(2): 121-136.
- [16] Biles J J. Informal work and livelihoods in Mexico: Getting by or getting ahead?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08, 60(4): 541-555.
- [17] 大卫 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 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91-201.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Chinese edi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 191-201.]
- [18] Isagani F. The informal labor sector amidst globalization. *Humanomics*, 2005, 21(1/2): 21-29.
- [19] Gallin D. Propositions on trade unions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in times of globalization. *Antipode*, 2001, 33(3): 531-549.
- [20] Maiti D, Marjit S. Trade liberalization,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informal sector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Review*, 2008, 17(3): 453-461.
- [21] Gilbert A. Love in the time of enhanced capital flows: Reflections on the links between liberalization and informality.

- In: Roy A, Alsayyad N. Urban Informality: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from the Middle East, Latin America and South Asia.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4: 33-66.
- [22] 胡鞍钢, 赵黎. 我国转型期城镇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1990-2004).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1(3): 111-119. [Hu Angang, Zhao Li.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informal economy in transitional China (1990-2004).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 21(3): 111-119.]
- [23] 丁金宏, 冷煦亮, 宋秀坤, 等. 中国对非正规就业概念的移植与发展. 中国人口科学, 2001, (6): 8-15. [Ding Jinhong, Leng Xiliang, Song Xiukun, et al. The transplant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concept in China. Chinese Population Science, 2001, (6): 8-15.]
- [24] 黄乾, 原新. 非正规部门就业: 效应与对策. 财经研究, 2002, 28(2): 52-58. [Huang Qian, Yuan Xin. Informal sector employment: Effects and policies.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2, 28(2): 52-58.]
- [25] 王洛忠, 刘金发, 宗菊. 城市街头摊贩: 非正规就业与公共政策回应. 新视野, 2006, (2): 66-68. [Wang Luozhong, Liu Jinfa, Zong Ju. Urban street vending: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public policy responses. New Vision, 2006, (2): 66-68.]
- [26] 孙芝兴, 李子韦, 戴星翼. 摊贩经济研究.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75-82. [Sun Zhixing, Li Ziwei, Dai Xingyi. The Study of Street Vending Econom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9: 75-82.]
- [27] 汪和建. 就业歧视与中国城市的非正式经济部门. 南京大学学报, 1998, 35(1): 131-141. [Wang Hejian.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nd informal economic sector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1998, 35(1): 131-141.]
- [28] 尹晓颖, 薛德升, 闫小培. 城中村 非正规部门形成发展机制: 以深圳市蔡屋围为例. 经济地理, 2006, 26(6): 969-973. [Yin Xiaoying, Xue Desheng, Yan Xiaopei. Formation of informal sectors in the urban village: The case of Caiwuwei in Shenzhen.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26(6): 969-973.]
- [29] 薛德升, 黄耿志. 管制之外的 管制 : 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和生存状态: 以广州市下渡村为例. 地理研究, 2008, 27(6): 1390-1397. [Xue Desheng, Huang Gengzhi. Regulation beyond formal regulation: Spatial gathering and survival situation of the informal sectors in urban villages: The case study of Xiadu village in Guang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27(6): 1390-1397.]
- [30] 黄耿志, 薛德升, 谢妍翰. 非正规就业: 女性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 以广州芳村茶叶市场茶艺表演业为例. 地理研究, 2011, 30(4): 2-11. [Huang Gengzhi, Xue Desheng, Xie Yanhan. Role of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A way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for female labors: A case study of tea art performance sector in Fangcun Tea Market in Guang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4): 2-11.]
- [31] 薛德升, 林婷, Kraas Frauke, 等. 珠江三角洲世界工厂的非正规职业中介及其作用: 以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为例. 地理研究, 2010, 29(10): 1793-1801. [Xue Desheng, Lin Ting, Kraas Frauke, et al. Informal job-seeking agencies and their role in the world factor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 case study of Tangxia township, Dongguan c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0, 29(10): 1793-1801.]
- [32] Gerxhani K. The informal sector in developed an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 literature survey. Public Choice, 2004, 120(3/4): 267-300.
- [33] 黄耿志, 薛德升. 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研究综述: 兼论全球化背景下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议题. 热带地理, 2009, 29(4): 389-393. [Huang Gengzhi, Xue Desheng. Review of informal employment research in urban China. Tropical Geography, 2009, 29(4): 389-393.]
- [34] 吕拉昌, 余国扬, 高晶华, 等. 地区全球化的一种新模式: 以广州狮岭镇皮具产业为例. 地理科学, 2009, 29(3): 336-341. [Lv Lachang, Yu Guoyang, Gao Jinghua, et al. Emerging model of local glob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Shiling leather industr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29(3): 336-341.]
- [35] 刘传江.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 人口研究, 2010, 34(2): 34-56. [Liu Chuanjiang. Features, challenges and citizeniz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peasant-workers. Population Research, 2010, 34(2): 34-56.]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sectors in the external-oriented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PRD, China:

A case study of leather industry in Shiling Town, Guangzhou

XUE Desheng¹, LIN Tao², HUANG Gengzhi¹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The informal sector has been a prevailing phenomenon in the dynamic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ll over the world since 1972. There has been much debate on the question about what drive the per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sectors in cities. Dualism argues that the informal sector is separated from the formal sector, and its emergence is due to the unemployment and poverty. That is, the surplus labor forces enter the informal sectors because they cannot find jobs in formal sectors. However, this viewpoint has been questioned by neo-Marxism, according to which the informal sector is structurally linked with the formal sector and its emergence is a product of the flexible capital accumulation regime in the late capitalist era. That the laborers enter the informal or self-employment sector is because they aim to escape from the over-exploited conditions in the formal sector, rather than lack of formal jobs. This paper aims to contribute to this academic debate by exploring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l sectors in Shiling leather industry of Guangzhou as one of the leading cities in PRD in China. Our research findings include: (1)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sectors arises from the sub- contracting strategy employed by the form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at aim to respond unstable global market and reduce cost and risk; (2) both the lack of labor security in formal enterprises and the desire of the workers to have an autonomy and dignified life drive the workers to enter the informal factories and become the casual laborers; (3) loos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enables the existence of informal sectors possible; (4)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beginning in 2008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prosperity of informal sectors. We argu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sectors in the Shiling leather industry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interaction of enterprises, worker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Our findings support the neo-Marxist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s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It is found that the functional linkage exists between the informal sectors and formal sectors. The informal sector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cluster and performs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 Informality is not a survival strategy to respond unemployment and poverty as what dualism argues, but is a choice for the laborer to respond to the poor labor working in the formal sectors. Nevertheless, this alternative choice has put them into a newly poor livelihoods situation.

Key words: informal sector; informal factory; casual laborer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earl River Delta; Shiling Town; Guangzhou